

ZhiShang De Feng Jing

纸上的风景

韩作荣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纸上的风景

韩作荣／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纸上的风景 / 韩作荣著.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0. 9

ISBN 7-5317-1316-1252

I. 纸… II. 韩… III. 抒情诗-作品集-中国-当代
N. 1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69642 号

纸上的风景

Zhishang de Fengjing

责任编辑 / 马合省

封面设计 / 安 璐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

邮 编 / 15002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

开 本 / 850×1168 1/32

印 张 / 8.75

插 页 / 2

字 数 / 140 千

版 次 /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1—4 000

定 价 / 12.80 元

ISBN 7-5317-1316-0/I · 1252



韩作荣，黑龙江人。1947年12月16日出生于海伦县。中专毕业。当过工人。当过兵。现在北京一家刊物工作。

著有诗集《瞬间的野菊》、《玻璃花瓶》，诗论集《感觉·智慧与诗》，报告文学集《城市与人》，随笔集《圆的诱惑》等作品多种。

作品曾获“北京文学奖”、首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等多次奖项。

说不出来的话

——自序

当我把笔管内吸饱了墨水，继而把一张张白纸弄脏，突然发现，尽管圈圈点点，遣词造句，涂抹删汰，尽管自认为对所要表现的事物已有了深入探究，可我得到的只能是遗憾。我无法深入事物的内部，最多接近它的边缘，我想说出什么，可最终什么也没有说出来。如同面对炉火，只能是一种隔离的接近。

我想起了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句——“四月，墨水已足够用来痛哭”。面对摆弄几个汉字的我，墨水，只能为其使用者悲哀。

说诗是用语言搭一座房子，让灵魂在里面居住，可离开肉体的灵魂大概是鬼魂了，因而语言中需要有血液的搏动和肌肤气息，需要鲜活、勃勃的生机和气的流注。你无法设想一具僵硬的尸体会有灵魂。人说画鬼容易画人难，因为谁也没见过鬼的模样，由此推之，所谓诗恐怕也是鬼话好说，人话难说。

灵魂、精神或心灵，这存在而又虚妄的看不到、不可触摸的范畴，其本身就是无法触及、无法超越的。想实在地把握，如同用手去捉光线一样愚不可及。可诗人就是这样的愚不可及者。

语言作为符号，与心灵无法等同，已隔了一层，诗只是一种生命状态的翻译，它永远无法与生命同一。用意象去营造情

感空间，与直接的述说相较，这似乎又多了一层阻隔。比喻、借代只是替代物，于阻隔之中会再生阻隔。而象征和隐喻，虽说深层的内在结构充满了暗示，然而，客观对应物于生命本体相较，毕竟是外在的。

或许，诗其实就是说点人话。真的，诗应当弃绝一切浮华和装饰，虽然曲径能够通幽，但弯环太多则迷惑太多，不如直接到达，我相信一种质朴的述说，率真的由衷之言离心灵更近，绕很多圈子，尽管姿态很美，可时时会有离心力。

诗，是说出来的。说，不是描摹，描摹只是大自然浅薄的影像；不是浮泛的抒情，简单的情感倾向与诗无关；不是暗示，暗示过于模糊；甚至不是哲学的思辨与宗教的顿悟；或许，说，只能是一种发现和觉察，说到底，说，只是一种接近和可能。

里尔克称诗不徒是情感，而是经验。对于经验，也许可理解为经历和体验。经历或可称之为“追忆”，因为写就的事物是已经过去或正在过去的事物，是死去的再生，是借尸还魂。正如赫胥黎所说，大部分诗歌是青年人写给青年人看的，惟有大诗人才能写出同时也值得老年人分享的那种回顾性的情感。而体验，既是生理的状态，也是心理的状态，是生命本真的脉动。我想，经验，虽有言说的意味，而更高的层次应属于那种超验的境界，那是一种理解和对虚妄的捕捉，具有不可言说性。

也许，抽象的、游移不定的心灵的再现，你只能用抽象的、游移不定的语言来面对它。前几年，我曾经提出“用抽象的语言来界定感觉”，发现抽象的语言能消解实在，确有一种空幻的力量，而一种物的不确定性和非实在化，于抽象的固定中似乎更为准确，亦有更为宽阔的容纳。而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之中，将感觉、感知和切身的感受直接诉说出来，用语言“直译”心灵，将会更接近生命本体的固有状态。

说不出来的话

在写作中，我常常感到力不从心，说的越多，说不清楚的越多。我发现诗只不过是一些废话。而我要说的，都潜藏在词和词、语句和语句的缝隙里，隐含在文字的背后，永远也说不出来，只隐隐约约地存在于文字之中，如同面对一个生动的人，我看到的只是他的形体，虽然可以感到精气神但却无法把握。

一个会穿衣服的人，会让你感觉不到衣服的存在。好的纯粹的语言也具有透明的不可见性，似乎已在眼前消失，而直探事物的本源。可这世界并没有纯粹的事物，纯粹只能是一种理想和祈望。

我也常常在想，当我寻觅一种新质的时候，会不会丢掉一些更为可贵的东西，甚至走向绝境？然而，对于诗的“永无止境的冒险”，我不会裹足不前。即使最后无路可走，也还可以走回来。

目 录

目 录

说不出来的话 (1)

第一辑(1990——1991)

哦,爱情	(3)
生日	(4)
寂静	(5)
在一株花树下听诗人歌唱	(7)
节日	(8)
台球	(9)
音乐的流失	(10)
渴望雨季	(11)
最初的河流	(13)
平和的冬天	(14)
隔离	(15)
冬天的树	(16)
微雨	(17)
暖雪	(18)
尘埃	(19)
艺术家	(20)
停电时的情景	(21)
杀鱼	(22)
最后的水滴	(23)

题友人寄赠的六张画片	(24)
潮动	(29)
致读碑者	(32)
黑陶	(33)
潮汛	(34)
沙的岛	(35)
陋室	(36)
铁花	(37)
面对玻璃	(38)
有时	(39)
依偎月光	(40)
等待	(41)
浴者	(42)
湿湿的日子	(43)
寓言	(44)
无字之碑	(45)
火·男人·石头	(46)
古窑	(47)
五泄	(48)
梦之谷	(52)
雨凉凉的	(53)
石牛	(54)
赞颂:太阳的歌者	(55)
凝视	(61)
轰动的花朵	(69)

目 录

重叠的水 (78)

第二辑(1992——1994)

无言三章 (103)

无题三章 (111)

无为三章 (119)

火域 (127)

火焰 (139)

第三辑(1995——1997)

弦外之音 (151)

宁静 (159)

一条水沟的改造 (160)

裘皮店 (162)

雪还没有落下来 (164)

活鱼 (165)

读牛波的《泉水》 (167)

夜晚的玫瑰 (168)

进城的白菜 (169)

距离 (171)

躁动的声音 (172)

纸上的风景 (174)

四十九只蜡烛 (176)

在雾中行走 (178)

蓄能电站 (180)

凝固的雾 (1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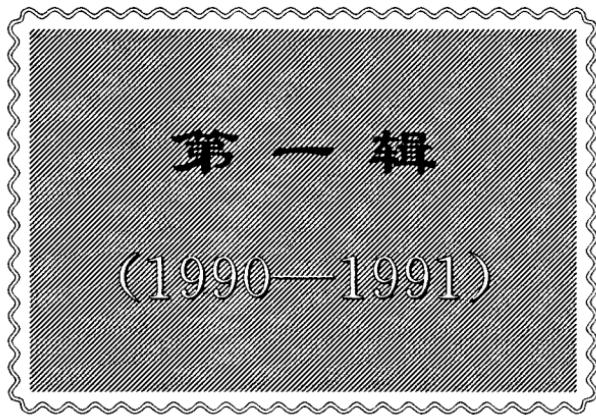
残缺	(183)
灯与栏栅	(184)
失水的荔枝	(185)
日子	(186)

第四辑(1998—2000)

故宫	(189)
老人·孩子	(190)
听桑卡弹古筝	(191)
垃圾论	(193)
梦境	(195)
寺院	(196)
沙坡头	(197)
麻雀	(199)
喊叫	(201)
花店	(203)
遮蔽	(204)
李白·明月·酒及其他	(205)
乌梁素海	(207)
想起一首情歌	(208)
山林的早晨	(210)
伊金霍洛	(211)
长城	(217)
一九九八年的初雪	(218)
烛光闪烁着	(220)
旋转楼梯	(222)

目 录

边缘	(223)
舞者	(224)
华威北里新居	(226)
蝴蝶不是蝴蝶	(227)
象棋	(229)
二十年前的手稿	(231)
许许多多的花	(232)
野生动物园	(234)
自画像	(238)
破裂	(240)
虚拟的爱情	(242)
在小餐馆里	(245)
风	(247)
白猫	(248)
轮廓	(250)
纪念日	(251)
梦境	(253)
注视	(255)
夜晚翻过身来	(256)
红唇	(257)
听一首老歌	(258)
寻找一株大树	(260)
后记	(268)



哦，爱情

哦，爱情，我在你的声音中行走
不得不躲避嘴唇和舌尖的伤害
也许，男人只能在七尺之外爱一个女人
用声音扶起她脆弱的名字
过分的熟识便是构筑一座囚牢
爱情该是树上的果子半青半红
当手指将魅力和光芒聚拢
光的背后是手掌隔开的阴影
纯净的爱是一种淡泊与疏离
距离引来哀伤便没有敏锐和纠缠
爱情啊，迫使我把心包上硬壳
大师也曾哀叹裙边的小虫
可我也厌恶手握活鸟的状态
既让它呼吸，又不让它飞走
如果我爱你，我绝不给你一条绳子
捆住你，如引领一个盲者
爱情，其实爱情是折磨人的最佳方式
我怕。常常以手支额
站在爱情的边缘轻轻叹息

生 日

那么多年都懵懵懂懂过去了
这几年才知道
我还有个生日

劝解心儿——
今天就快乐一下吧
一年到头，就今天
可以好好想想自己

拼死拼活地为别人活着
很累
可这一天我似乎又成了婴儿
真想面对这世界大哭一场

感谢你，亲爱的
让我在这一天想起自己
让男人拾回自己生日的女人
是个好女人

寂 静

你把自己交给一把折椅，在阳台
红衬衫像泄出墙缝的一摊血
在夏日的午后，你从钢窗探出头来
眉峰的中间打一个死结
张开幽深的眼窝
静静地望着满是积雨云的天空
风在脚下的树梢间流动
发出寂静碎裂的声音
你的头发飞扬，目光开裂
身躯嵌进静寂成为一枚坚硬的果核
你静静地坐在那里，许久、许久
盯紧了时间，盯紧了寂寞
盯紧积雨云的天空
你的肉体剥蚀，落下一些岩片
你等待雷雨来临
等待枝形闪电，等待
重重击打沉闷的雷声
可我看见，闪电正探出你的眼眶
成为伸展在空间的裂纹